

青年文艺创作丛书

边鼓声声

吴佩灿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边鼓声声

吴佩灿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三·呼和浩特

边鼓声声

吴佩灿

*

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西落凤街28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125 字数: 57千

1973年11月第一版

197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80,450册

统一书号: 10099·21 每册: 0.21元

目 录

边鼓声声	(1)
第一 线	(15)
竞赛红旗	(25)
育 苗 篇	(40)
检 查 员	(51)
起 点	(62)
半边天厂长	(74)
矿山青松	(82)

边 鼓 声 声



在我国东北的地方戏中，有一种伴奏乐器是一面特大的牛皮鼓，由一个人持两柄大鼓槌，敲击鼓的中心，咚咚咚，声音响亮而雄浑；另外，还有八个人，各持两柄小鼓槌，敲击大鼓的边缘，叫做敲边鼓，笃笃笃，声音单纯而清脆。然而，这边鼓却是不可缺少的，它和心鼓交织在一起，便组成了一曲优美的音乐，伴随着一幕戏剧的开场和结束。

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，固然需要那些举槌敲心鼓的人，然而，又如何能够缺少这些敲边鼓的人呢？下边就讲个“敲边鼓”的故事，主人公就是我的师傅。

其实故事的一开头，我并不认识师傅。那是去年初夏，我和全班同学去建筑公司参加义务劳动。下午，刚还是晴朗的天，却无端地卷起一阵急风，从大青山后面牵来一团浓云，一会儿便遮蔽了蓝天，轰隆隆几声响雷，霎时大雨如注。我急忙朝着近处的一座烧水房跑去。刚要进门，不料从烧水房里射出一个人来，在和我照面的一刹那，我看清是一个虎彪彪的大个子，手提一把铁锹，头戴一顶旧草帽，赤着上身，

只穿一条短裤，向远处跑去。

我好生奇怪，站在烧水房门口，目光跟着这个人影跳动，只见他窜沟、越壕，一阵猛跑。我再往前看，前面一块还没有施工的开阔地里，长着一片碧生生的绿豆。那人跑到地里就停下了脚步。我恍然大悟，他也真会见缝插针，在工业战线上搞开了自留地了。如果他能把精力用到工作上，倒也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。你看，他知道内蒙地区夏季缺雨，便把绿豆地选择在开阔地中心的低洼部分，现在，他正紧张地挥动着铁锹，铲除着绿豆地四周围的破砖烂瓦、土滕田楞。白哗哗的水，从四面八方地里流去。风雨中的一片绿豆，闪着青光，泛着绿浪，煞是喜人。透过雨帘，我仿佛看见那大个子的两只眼睛中，在跳动着两团欢快的小火苗，长着一圈大胡子的嘴也笑得合不拢了。但是，我对他却产生了强烈的反感，下意识地把眼光移开了来。

接着，我的视线一下又被旁边的一个青年工人吸引住了。那人正蹲在一堆煤灰跟前，手里拿着把大铁铲，在聚精会神地拣煤核。我忽然忆起，这个人在雨前就已经蹲在那里好久了。他是那么细心，那么专注，好象在寻找一枚绣花针，他的衣服早被雨水打透了，但却好象根本就没有发觉。我被他的精神所感动，冒雨向他跑了过去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笑了笑，算是打过了招呼，手仍在不停地拨弄着煤灰。我细看他，有十八九岁年纪，一对细眼，两道淡眉。被雨水湿过的头发打起几个卷，我猜想平素那头发一定是蓬松的，不驯服的。再看那堆煤灰，却不能不使我对烧煤工人肃然起敬，煤灰都是经过了充分燃烧后的白白的粉面。那个青年工人盛煤核用的破铁桶里，只散落着不足一捧小煤核。那又是什么样的煤核

呀！不是乌黑的，而是灰白的。我问那位青年工人，这一大堆煤灰是从那里清理出来的，他用手指了指烧水房。我几乎惊叫起来，这么大堆煤灰，得烧过二十几吨煤；那座小小的锅炉，要烧掉这二十几吨煤，得两三个月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这位锅炉工人，烧了两三个月的锅炉，用了二十几吨煤，只扔掉了一小撮煤核。不，更准确地说，一撮也没扔掉，你看那可怜的几颗小煤核，也都经过了充分的燃烧，不会有什么火力了。我断定，这位锅炉工一定是位先进生产者。我帮着那位青年工人又扒拉了半天，整个煤堆都翻了个遍，也没拣到几块，他只得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，回到了烧水房，他就把煤核倒进煤堆里。

恰在这时，那位浇绿豆的老工人也回来了，从头到脚往下滴着水。他把铁锹往门旮旯一放，脸上没有笑容，眼睛瞪得又大又圆。噢，谁惹着他了？我正纳闷，只听他粗声粗气地说：“岳林，不好好去当你的瓦工，咋的跑到这里拣煤核来了！”那声音象打雷一样。岳林张了张嘴，两条淡眉也竖了起来，我看出来，他想争辩，想反驳，但他终于又忍住了。我却觉得不平，兴你种自留地就不兴别人为公家拣煤核？这时，那位老工人又缓和下来，自责地说：“也怪我责任心不强，给国家浪费了煤。我是打算月底再把煤灰过一遍筛子的。国家的财富，一丁一点我们都没权浪费掉呵。”

我越发糊涂了。不，事情已经很清楚，只不过是我不敢相信。这位老工人，就是这座烧水房里的锅炉工。而且，这是一个白求恩式的人物，他对技术精益求精，对工作认真负责。可这和他一个心眼地发展私人经济，种自留地又怎能联在一起？我心里留下了一个不解的谜。

我和岳林正在发愣的时候，他给我俩递过来一条白毛巾。我俩擦干了脸上的雨水，那位老工人又从绳子上拿下来两件衣服，一件是衬衣，一件是劳动布工作服。显然，这是他刚才冒雨出去浇绿豆时，脱下来搭到绳子上的。他把工作服给了岳林，把衬衣扔给了我：“快穿上，会冻病的。”经他这一提醒，我才意识到我已冻得周身筛糠，上下牙齿磕碰作响。我倒没想到，他还是个热心肠的人。他把衣服拿在手里，看着他赤露着的身子，有些难为情。岳林也只愣神。这一来，倒又惹得他来了火，他浓眉一拧，一双大手重重地落在了我和岳林的肩上：“快穿！”语气强硬得象是在下命令了。我俩只得顺从地换上他的干衣服。

我环顾了一眼烧水房，是用荆条围成的，外面抹上了一层黄泥。大概是时间太久了的缘故，有几处黄泥已经脱落。斜风细雨，顺着荆条缝隙撒了进来。这在旁边那一座座高入云天的现代化厂房的对比下，显得越发简陋、矮小。

老工人拿起铁锹，往锅炉里撒了两锹煤，屋里立即充满了一股强烈的煤烟味，煤火也哄地燃烧起来。片刻，他重又打开炉门，并搬来一条长凳，我和岳林坐在长凳上，借着炉火取暖。他自己却站在我们身后，点上一袋叶子烟，叭嗒叭嗒地抽起来。半天，嘴里又嘟囔了一句：“咳，又给国家浪费了几铲煤。”这时，我看到他和岳林脸上都现出一种负疚的表情。我心里想，这个倔强的老工人，还象爱护他的绿豆一样的爱护着国家财产哩。当时，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我后来的师傅。

我第二次去建筑公司劳动的时候，时间已经是秋天。工地上，厂房栉比，烟囱林立，祖国工业建设日新月异，使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。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位老锅炉工。

午休的时候，便决定去看看他。我走近烧水房，一眼就瞭到，他正在那块自留地里收割绿豆。那个叫岳林的小伙子也在那里。一种对私有观念的憎恶，使我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，拿不定主意是否还要去看他。正在犹豫的当儿，猛然传来了一声：“岳林，你要干什么去呀？快把豆子放下！”岳林手里拿着一把绿豆，站在那里，仍不甘心地说：“收了这么多豆子，还不行吃呀？”“不行。”口气硬邦邦的，毫无回旋的余地。岳林只得把手中的小豆放在了地上。他转身要走，又听得那位锅炉工喊道：“别走。”他的话倒真灵验，只见岳林就象一枚铁钉子似的钉在了那里。我心里却气愤起来，就算岳林不该拿你的豆子，可已经放下了，也不值得这么使人下不来台。我想替岳林抱这个“不平”，就大步跑向前去。

这一片绿豆也确实长得出色，一棵棵杆粗叉壮，肥荚累累，密实得看不见地面，少说也能收几百斤。

我正想开口，见那位老工人瞭了我一眼，却没说什么，只对岳林说：“快帮我拣拣地里的豆粒。”我朝割倒了棵子的地面上一看，由于绿豆都熟透了，再经烈日一晒，有的豆荚就爆裂了，地面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一些豆粒，鼓膨膨，圆滚滚的，逗人喜爱。

说也奇怪，这个蓬松着一头乱发的岳林也真听话，竟蹲下身子，规规矩矩地拣起豆粒来。我又暗暗替他叫屈，绿豆没吃成，倒被抓了“差”。“你也帮我拣拣。”我正呆望着岳林，不提防又朝我扔过来这么一句。看着那一粒粒喜人的绿豆，丢到地里，也确实让人心痛，我也就匆忙地拣起来。我俩把拣起来的豆粒，放到他用细树枝编的筐子里。我心里在盘算，如何找个机会，对他这种自私自利的思想得狠狠地斗

一斗。可一看他那种忘我的劳动劲头，我想，在这种时候，你即便是说他啥，也是肯定顾不得理你的。因而，只好又把想要说的话咽了回去。

俗话说“秋热子”，一点不假。烈日当头，一会工夫就晒得我全身冒开了“油”。再看那位老锅炉工，粗壮的胳膊上鼓着一块块肉疙瘩，手中的那张镰刀左右闪动，一垅垅绿豆翻浪般地倒了下去，汗水顺着他的脊背往下流。他腰不直，手不歇，一股劲地猛干。真不愧为一把劳动的好手哩。

今年夏天，我在技工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建筑公司的时候，正赶上一座大型无缝钢管厂开工。过去，我国的无缝钢管靠进口，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想方设法地卡我们的脖子，它们卖给我国的无缝钢管，不是不按期交货，就是不能使用的劣货、假货。我们建筑工人早就憋了一口气，坚决打退外国的控制，建厂子，自己造！

我去报到的那天，正在开战前誓师大会。会场上，人如山，旗如海。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，一位老工人走上了讲台。我一看，原来就是那位种绿豆的老锅炉工人。他因为激动，脸孔胀得红红的，拿着稿纸的一双大手，也在瑟瑟抖动。指导员告诉我，公司党委宣布了建设无缝钢管厂的决定以后，他高兴得几个晚上没有睡着觉，并一再要求党委书记，开誓师大会时，无论如何也得让他说几句话。党委书记答应了他的要求，但是他文化很低，憋了几夭，硬憋出了这张发言稿。我真没有想到，这个貌似生铁般的人，原来是个大锅炉，内里充满了无限的热力。

掌声平息了，会场上静悄悄的，大家都在屏息等待着这位老工人的发言。但只见他的胸脯象拉风箱一样地起伏，嘴

里却说不出话来。这样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似乎对自己不满起来，索性把稿纸揉作了一团，紧紧地攥到手里，那健壮的大胳膊一挥，铜钟般地喊道：“无缝钢管象一条红线连着咱们工人阶级的心，你们把心鼓擂的响咚咚，我把边鼓敲的嗒嗒响，咱们一起把无缝钢管搞上去，为祖国争光，为毛主席争气，为世界革命出力！”人们先是一愣，顿时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我望着在掌声中走下讲台的这位老锅炉工人，感到自己的心也在咚咚地跳，但不知怎的，那片烦人的绿豆却又在我的眼前闪了一下。

这时，指导员拉起我走到那位走下台来的老锅炉工人面前，对我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师傅赵坚同志。”又对那位老工人介绍道：“赵师傅，这就是给你领来的新徒弟。”“认识。”师傅看了我一眼，只说了这么两个字。便把他那只大手搭在我的肩上晃了几晃，象要试试我的脚根站得稳不稳。最后对我说道：“好吧，往后咱俩一起敲边鼓，给工人们烧好开水。”……

故事讲到这里，我才算认下了师傅。下面就讲我和师傅一块工作的故事。

说实话，我当时心里真不舒服，这原因来自两方面，一是认下了这么个冷冰冰的师傅；二是在这轰轰烈烈的为祖国的无缝钢管而奋战的工地上，我却不能直接为它去添一砖一瓦，而只能在一边“敲敲边鼓”，烧烧开水！

天快黑的时候，工人们纷纷带着兴奋的激情离开了会场。师傅却把我留住了，要带我去施工现场熟悉一下工作环境。

我思想上虽然有矛盾，但对组织分配的工作，总得好好去做，再说，也让师傅看看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知

识青年，就是象个样。于是，我便跟着师傅往施工现场走去。

我们来到施工现场，师傅在一段砖墙跟前停住了脚步，细瞅起来。我预感到师傅可能是发现了什么。果然，还没容我思考，就听到师傅喊道：“岳林，这是你干的灰活？”

这时我才发现，岳林正满头大汗地挥舞着瓦刀在那里砌墙。大概也是被大会的气氛所激动了吧，家也不回，独自干起来了。汗水流到了他的眼里，却顾不得去擦，只是眨巴几下眼。对这样好的一个同志，还有什么可挑剔的？我这个奇怪的师傅呵！

谁知，这一声喊，却也真顶用，岳林居然马上就停住了瓦刀，红着脸，用一种迷惑不解的目光看着师傅问：“赵师傅，出了什么毛病，你只管给我指出来呀。”那态度是诚恳的，虚心求教的。“指，你就知道让别人给指，你自己的责任心往哪里去了！”师傅这句话来得更严厉，我真担心岳林会吃不消。谁知岳林只是尴尬地用手挠一挠蓬乱的头发，并没吱声，他走到师傅站的地方，顺着师傅的眼光，认真地端详起来。少顷，他咧开了嘴，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：“赵师傅，你是说最后这行砖，灰缝有些不匀吧？”说着，看着师傅负疚地笑着说，“我重返工。”我细看，那行砖，灰缝是有些不匀，可这又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只不过是一点木匠打上线才能看清楚的小毛病。再说，砌大墙嘛，又不是绣花，灰缝匀不匀又有什么关系？师傅也未免太小题大作了。可岳林真就立刻动手返起了工。师傅这才接着说：“不要只把它看成是一堵墙……”“对，要把它看成是一座无缝钢管厂。”我自以为是地插上一句。师傅斜了我一眼，不知是因为我打断了他的话，还是我的话没说到“点”上，我赶忙闭住了

嘴。“这是和帝修反打的一场政治仗。”师傅说完这后半句话，就转身走了。

我看着师傅的背影，悄悄对岳林说：“师傅好厉害呀。”岳林说：“赵师傅对待工作中的毛病，就象眼里掺不得一粒砂子。他常说，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大业，就不准有半点马虎。”岳林停了停，好像是重新掂量着这句话的份量：“你说严吗？这种严是从爱出发的。”我倒真没想到岳林心里对师傅竟是这么尊敬。我说：“态度和藹些不好吗？怪怕人的。”岳林嘻嘻笑起来：“象我这种人，却是非得有赵师傅擦一擦不可的。其实，这还不是赵师傅真正大怒的时候。”

“还不是大怒？”“对。当他真的动了肝火，那才叫怕人哩。我就碰到了一次。”“那你就讲讲吧。”岳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那是因为我要求调动工作所引起的。我原来是个锅炉工，可总觉得当锅炉工没出息，一个心眼地想当名瓦工。由于工作不安心，疵漏便断不了出，锅炉水不开啦，忘记往现场送啦，闹得工人意见很大。指导员找我谈了几次话，我思想上也没有真正地转过弯来。可巧，那时赵师傅也正一日三次地往指导员那里跑，要求调动工作。不过，你别误会，他的要求和我可不一样。原来赵师傅是一名很出色的瓦工，在一次木材场失火中，为抢救国家财产，被木材砸伤了胸部，做过一次大手术。虽然你现在看他的外表，也是个五大三粗的人，可是被取出了两根肋条骨的人呀！组织为照顾他的身体，决定把他调到了一种轻工作岗位。这可急坏了赵师傅。可巧，我工作不安心的事又给他‘造成了机会’。你别看赵师傅劈雷闪电的，心可细哩，我当时的毛病全被他看在了眼里。他硬是说得指导员同意了他的要求，接替了我这项又脏

又累的工作。和我办交接手续的时候，我小心翼翼地向他交待完毕，刚转身要走，猛听得他在背后大吼了一声‘回来！’我下意识地停下脚步，转回了身。只见赵师傅的眼睛有些发红，从那里边象是喷出一道火光，半天，从他嘴里蹦出了这样一句话：‘乳毛未干，就挑三拣四的，向人民讨价还价起来了！’接着，他的声音发抖了，但却温和得多了。他说：‘岳林，你懂得什么是有出息吗？解放前，我也是个远近闻名的瓦匠，大家一提起来的时候，也都会向我伸伸大拇指，说声有出息。可是，从我手下高楼起来多少座！我自己却仍没片瓦遮身，连饭都吃不上，这出息又在那里？’当时，我惭愧得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赵师傅也因为太激动，说不出话来了，只朝我挥了一下手。我明白那意思是让我走，但我不知怎的，却不愿离开这个锅炉房了。这样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一只大手搭在了我的肩上，我抬起头，看见赵师傅正一声不吭地看着我，从那脸上虽然还是看不出笑容，但那眼神，却是温暖得多了。半天，赵师傅温和的说：‘我不是为你当瓦工生气，我是为你瞧不起这烧开水生气。要是心里没有装着革命二字，干什么也不会干好啊！记住，真正的出息，就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！’”说到这里，岳林长出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：“那天，赵师傅还送了我老远。从那以后，我才认识了赵师傅，也认识了自己。”岳林讲到这里，我也出了一身冷汗，我现在不也同样存在着不想当锅炉工的思想吗？我感激地对岳林说：“你这番话也教育了我。”岳林一本正经地纠正：“是赵师傅教育了我，也教育了你。”他又嘻嘻笑了，“我一看你那神情，就准知道你思想上也正挽着个大疙瘩。我是走过来的人，你瞒不了我。”“你倒会

现身说法地做思想工作。”我心里解开了疙瘩，十分愉快地说。岳林又笑嘻嘻地咧开了嘴，手中的瓦刀挥舞得飞快。

“赵师傅都走远了，快走吧！”经岳林这一提醒，我才如梦初醒，大步朝师傅追去。岳林又笑着送来一句：“就是挨揍也不怕，那是恨铁不成钢的揍，都是盼我们青年人接好革命的班呀。”原来我认下这么个好师傅，只觉得心里甜滋滋的。我望着前面师傅那高大的身影，他披着火红的晚霞，健步在未来的无缝钢管厂区，这是一幅多么壮丽的图画啊！遗憾的是，画的背景上又出现了那一片绿豆地。

第二天，天刚亮，我就来到了工地。头一天上班嘛，总要打下个好基础。我快步来到了木材场，抱了一捆碎木头和刨花，走进了锅炉房。我大吃一惊，想不到师傅早来了，正往锅炉里塞一把乱草，准备升火。他划燃了一根火柴，借着火光，我才看清那原来是一把豆秸子。师傅接连划了几根火柴，却都没有点着火，我急忙把抱来的刨花递过去：“赵师傅，用这个。千日干柴，不如当日刨花嘛，保管一点就着。”师傅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光是那么冷峻，但没吭声，仍然点他的豆秸。我也不管他，拿起把镐头，就咣咣咣地劈开了木头。谁知这两镐却象劈到了他的心上，他噌地站了起来，铁青着脸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不准劈。”我心里好生纳闷，这个怪师傅，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！师傅可能是看出了我的心事，便拣起我劈下来的一块约摸三指长的小木片说：“就是它，也能当个木楔。”他又扫了一眼刨花，“这也不能烧，它可以制刨花板，镶厂房、顶棚。”虽然语气很冷，但我却觉得象一汪春水，里面饱含着无限的活力。

师傅说完这几句话，又回头点他的豆秸去了。我心里

仍然嘀咕：连这些破烂东西都不准许用，拿什么引火，难道还烧自己的大腿不成？便颇不服气地问了句：“这是领导规定的？”师傅的擎着正在燃烧着火柴的手突然停了下来，看了我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是我规定的。可谁也不准破坏。”好严厉的口气，简直就是一道铁的命令。但我还是憋着一口气，又冒出了一句：“豆秸烧完了再拿啥引火？”这一来更惹恼了师傅，眼光灼灼地逼视着我，语气硬得象下冰雹：

“你还长着两只手，就不会上山拣柴！毛主席让我们工人管理工厂，咱得有个当家做主的样子啊。”师傅的话确实说得在理，我只好不吭声了。

师傅点燃了绿豆秸，一团小火苗一闪，随即冒出了一股浓烟，师傅唯恐再熄灭了，急忙趴到炉门口往里吹气，浓烟一团团扑了出来，我站在远处，只刺得鼻孔发酸，两眼流泪。我想，师傅还不知道有多难受哩，但他仍然鼓着腮扑扑地吹个不停。炉膛里的小火苗一闪一闪地发着光，并逐渐扩大开来。我心里忽然觉得好笑，真是人慌无智，吹风机就搁在身边，只需一推电闸，吹风机一叫唤，火焰不就起来了吗？我兴奋地一个箭步窜到电闸前，一用力推上了电闸。呼地一声，烈焰从炉膛里扑了出来，师傅急忙回身吼道：“下闸，下闸。”声音急促而刚硬，我本能地拉下了电闸。心里暗暗责怪着自己的冒失。我胆怯地问：“师傅燎疼了吧？”“谁让你乱动手动脚！”我很懊悔：“师傅，都怪我，让你受罪了。”师傅听了这句话，却忽然把态度放缓和了：“噶，这孩子，我又受了什么罪！”他停了停，又以自责的口气说，“也怪我没向你交代——这电，我们现在不能用。”他这一解释，我知道师傅对我发火并不是由于他挨了火燎的缘故，

而是因为我动了他的“电”。但我却越发不解：“这吹风机不就是给我们烧锅炉用的吗？”“是，——也不能用。”可能他意识到没有给我把道理讲清楚，便随即解释：“现在郊区社员正在抗旱，我们要节约用电，为他们创造条件。你这一给闸一撤闸的几秒钟内，他们那里就要少流几桶水，抗旱如救火呵。”

八点钟，上班的时间到了，师傅让我挑上一担开水送到施工现场去，他自己留下烧锅炉。

工地上，机器轰鸣，人声喧哗，一派紧张的建设景象。我走到哪里，大家都把我围起来，说笑着，喝着水。岳林站在墙上，摇晃着手里的瓦刀，算是打招呼，也算是表示欢迎和感谢。我舀了一碗递上去，他一饮而尽。然后对我嘻嘻一笑，说：“现在我才知道，战斗在工地上的人们，是多么需要你和赵师傅这些烧水的人啊！”

我的心似乎被狠狠地振动了一下，心也通通地跳起来，步子也加快了。我接连送了三趟水，太阳已经当头，时值盛夏，骄阳如火，烤得人皮肤发疼。用水量也越来越大，我简直有些忙不赢了，两脚加足了劲，急急忙忙往烧水房跑。师傅也正忙得满头大汗。屋子里放着六桶开水，有两桶在腾腾地冒着热气，是师傅刚从锅炉里放出来的，他又顺手盖上了桶盖。我说：“师傅，工人都喜欢喝凉的。”师傅不动声色地回答：“你对工人的心摸得还不细呵，小伙子们是爱喝凉的，大热天图个痛快；上年岁的人就喜欢喝温的，为的是不伤脾胃；还有临时发生点小病的，象胃疼啦，肚子疼啦，就想喝碗热水驱驱寒。咱们工人当中，带病坚持工作的无名英雄可不少呵，咱就得体贴他们。”